



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！”
绝望的爱情，泣血的呼喊，
欲爱不能，欲罢不忍！

日本推理小说大师

典藏系列

秘密

〔日〕东野圭吾◎著

赵博◎译

海南出版社



日本推理小说大师
典藏系列

秘密

〔日〕东野圭吾◎著
赵博◎译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 / (日) 东野圭吾著; 赵博译.

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8.6

ISBN 978-7-80700-150-8

I. 秘 II. ①东... ②赵... III. 推理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6239 号

版权公告

HIMITSU by HIGASHINO KEIGO

Copyright © 1998 by HIGASHINO KEIG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.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
Shunju Ltd..

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.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07-1074

秘密

(日) 东野圭吾著

赵博译

责任编辑 野夫

※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0898-66812776

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(57021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×1210 毫米 1/32 印张: 12

字数: 253 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80700-150-8

定价: 29.80 元

事情发生前，没有任何预感。

那天早上 8 点半，平介下了夜班，回到家中。进了只有 4 张半草席大小的卧室后，他马上打开了电视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想看的，只是想知道昨天相扑比赛的结果。今年已经步入 40 岁的平介相信，今天也一定和之前的 39 年一样，是个平淡无奇的日子。与其说是他相信如此，倒不如说这已经是既定的轨道，比金字塔都难以撼动。

因此，在更换电视频道时，他也从未想过画面中会出现什么令人吃惊的新闻。即便发生了什么引起舆论轰动的事件，那也一定和自己没有直接联系。

有一个频道是他每次下夜班后必看的。那是个对文艺界丑闻、体育比赛结果、昨日要闻进行集中播报的频道，内容很浅，但是涉及面很广。担任节目主持的是一个在家庭主妇中很有人气的播音员。对这个看起来像个面善的大叔的播音员，平介并不反感。

但是，今天画面上出现的，并不是平日里播音员的笑脸，而

是一个积雪的山地。看起来是在直升飞机上拍摄的。螺旋桨的声音几乎要盖过男记者的声音。

出什么事了？平介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不过他并不想详细了解事由。此刻他最想知道的是他所关注的力士赢了没有。他希望自己看好的这名力士今年能晋级横纲（横纲，相扑比赛中级别最高的力士——译者注）。

平介将胸口印有公司名的工作服用衣架挂在墙壁上，搓着双手来到了隔壁的厨房里。虽然已经3月中旬了，但是一天没生火，木质地板还是很凉的。他赶紧穿上了拖鞋，那是双印着郁金香图案的拖鞋。

打开冰箱，在最中间那一层，有分别装着炸鸡块和土豆色拉的两个盘子。他将两个盘子都取了出来，把装着炸鸡块的放入了微波炉，定了时，按下加热钮。接下来，他将水壶加上水，坐在了火上。趁着等水开的空当，他从洗碗池中翻出一只碗，从碗柜抽屉里拿出一袋速溶大酱汤。扯开酱汤的口，他将大酱粉倒入碗中。除了拿出来的这些，冰箱里还有汉堡和炖牛肉。

明天早饭就吃汉堡好了。他这就定下了第二天的早餐。

平介在一家汽车零件加工厂的生产车间工作。一年前，他被提升为组长。在他的车间里，员工以组为单位，每组都是两周的白班过后连着一周的夜班，如此循环。这周轮到他们组上夜班了。

虽然夜班打乱了生活节奏，让刚到40岁的平介也觉得身体有些吃不消，但也并非一无是处。上夜班一来可以拿到补贴，二来可以和妻子、女儿一起吃饭。

这一年，也就是1985年，和其他企业一样，平介的工厂经营

状况也是出奇地好，生产量在稳步上升，设备投资也很旺盛。当然了，像平介这样身在第一线的人也变得忙碌不堪了。正常来说应该是 5 点半下班，但加班一两个小时是家常便饭，有时甚至会加班 3 个小时。这样一来，加班费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，甚至有时加班费比基本工资还多。

但是，在工厂里待的时间长，就意味着在家待的时间短。平时回到家里经常是晚上九十点钟，平介因此很难和妻子直子、女儿藻奈美一起吃晚饭。

如果是夜班的话，早上 8 点钟就能到家，正好赶上藻奈美吃早餐的时间。边和马上就要升入小学六年级的独生爱女聊着天真的话题，边享受着妻子亲手做的饭菜，这对平介来说是一种无法取代的快乐。下夜班后的疲惫，在看到女儿的笑容后马上就烟消云散了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下夜班后一个人吃早餐让他觉得没有味道。这样无聊的早餐从今天起要持续 3 天，因为直子带着藻奈美回长野的娘家去了。她的堂兄病故了，她要赶回去参加堂兄的葬礼。由于之前就被告知他到了癌症晚期，将不久于人世，因此这也谈不上是突如其来的讣告。直子她们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，新买了丧服。

本来说好是她一个人去长野的，但就在快出发时，藻奈美忽然嚷着也要去。她说她想在那边滑雪。直子娘家附近有几家小型滑雪场，自打去年冬天第一次体验了滑雪后，藻奈美就彻底被滑雪的魅力给迷住了。

女儿好不容易有了个春假，可是自己工作太忙，一直没能陪

家人游玩。因此，对平介来说，这未尝不是个补偿的机会。于是他决定一个人忍受寂寞，让藻奈美和妻子一起去。再说，如果不让藻奈美去的话，自己上夜班时女儿就得一个人在家过夜，这也让他于心不忍。

水开了。沏好了速溶大酱汤，平介从微波炉里取出了已经加热好的炸鸡块。然后，他将早餐放在托盘上，端到了隔壁日式房间的矮脚饭桌上。今天吃的炸鸡块和土豆色拉、明天要吃的汉堡、后天要吃的炖牛肉，都是直子临走前给做好的。就连米饭，也是直子出发前为他做好的，盛在保温瓶里，每天吃一部分就可以了。虽然米饭放在保温瓶里到了第三天头上一定会变黄，但平介没有抱怨的资格。

将饭菜在桌面上摆好之后，平介盘腿坐下来。他先是小啜了一口大酱汤，稍稍停顿了一下之后，将筷子伸向了炸鸡块。炸鸡块是直子的拿手菜之一，也是自己的最爱。

他一边享受着熟悉的味道，一边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。画面中还是那个主持人在说着什么，但是，他脸上却不见了平日的笑容。看起来他的表情有些僵硬，神色有些紧张。平介对此还是没太在意，只是心不在焉地想着，有关昨天体育赛事的报道还没开始吧。往常他总是利用夜班中间的休息时间看电视，了解相扑比赛的结果，昨天赶巧没有看到。

“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。山本，能听到吗？”

主持人说完这句话后，画面被切换了。好像是刚才看到的积雪山区。一个穿着滑雪服的年轻男记者，表情僵硬地站在摄像机前。在他身后，有许多身着黑色防寒服的男子正来回地忙

碌着。

“好的。这里是事故现场。目前，对乘客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。截至目前，已经发现了 47 名乘客和两名司机。据长途汽车公司提供的消息，这辆车上一共有 53 名乘客。因此还有 6 名乘客下落不明。”

听到这里，平介终于想认真看画面了。长途汽车——是这个词牵住了他的心。即便如此，也谈不上强烈关注。他继续往嘴里送着土豆色拉。

“山本，找到的乘客现在状况怎样呢？刚才你提到，有很多人已经不幸遇难。”

“嗯，就目前得到的确认情况来看，包括发现的遗体在内，已经有 26 人死亡。剩下的乘客都已经被送进了当地的医院。”现场记者一边看着记录一边说，“不过，幸存者大都伤势严重，可以说情况非常危急。现在，医生正在全力抢救。”

“这真是让人揪心呀。”主持人充满感情地说。

这时，画面的右下方出现了标题——“长野滑雪游大巴坠崖事故”。

看到这里，平介往嘴里送色拉的手一下子停了下来。他抄起电视遥控器，换了几个频道，结果每个频道都在播出同样的内容。最终，他将频道定在了 NHK。电视中的女播音员正要开口说话。

“接下来为您带来巴士坠崖事故的报道。今天早上 6 点左右，在长野县长野市内的国道上（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——译者注），一辆由东京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游大巴发生了坠崖事故。这辆大巴属于总部设在东京的大黑交通公司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平介的脑海里产生了轻微的混乱。那是因为几个关键词陆续飞进耳朵里——志贺高原、滑雪游大巴、大黑交通……

这次回娘家，直子一直犹豫着一件事，那就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。到她娘家坐电车有些不方便。以往是和平介一起，开自家车回去的，但是，直子不会驾驶。

本来已经就这个问题得出了结论：虽然不方便，但也只能坐电车了。但是没多久，直子就想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，那就是搭乘年轻人经常乘坐的滑雪游大巴。由于正是旺季，每天都有滑雪游大巴从东京火车站发车，有的时候一天多达 200 辆。

碰巧直子有个朋友在旅行社工作，于是便去拜托她。结果真就碰到一辆滑雪游大巴上还有座位，因为有团体客人在临出发前突然取消了行程。

“真是太幸运啦！接下来只要叫他们来志贺高原接我们就行了，这样还不用拿着重重的行李走很多路。”听到还有空座，直子高兴得直拍手。

平介开始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思绪就像在黑暗中下楼梯一样，提心吊胆地回到了当时。

没错，她说了，是大黑交通，是 11 点从东京站出发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游大巴。

想到这里，他全身倏地一下热了起来，随后浑身冒汗。他感到心跳在加快，能清晰地感觉到耳根后面的脉搏在跳动。

通常，一家客运公司不会在同一个晚上发出几辆大巴开往同一个地方的。

平介将跪在地上的双膝滑到电视机前，他不想漏过报道的任何细节。

“到目前为止，通过身份证等已经确认了身份的死者名单如下……”

画面中并列出现了死者的名单。女播音员用平缓的语调一个一个地读着。对平介来说，它们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。

平介已经完全没有了食欲。虽然口渴得不行，但也顾不上喝水了。他现在深深陷入了一种切实的感觉之中——这场悲剧可能和自己有关。他一面害怕着杉田直子和杉田藻奈美的名字被读到，一面用四分之三的心在想：怎么可能呢？这种悲剧应该不会发生自己身上。

女播音员的声音停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已经确认完身份的死者名单读完了。直子和藻奈美的名字都没有出现。平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但即便那样，也还是无法完全安心，因为还未确认身份的死者有 10 人以上。平介开始想妻子和女儿有没有带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物品，想来想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。

平介伸手拿起了电话台上的电话，想打给直子的娘家。说不定她们已经到那边了，自己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不，应该说他心里祈祷着事实就是如此。

抓起话筒，刚要按号码键，他又停住了。他无论如何都想起不起直子娘家的电话号码了。迄今为止，他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，只记得，那是个编成顺口溜之后非常容易记的号码，尽管他也曾经记住过，可是现在，他把那个顺口溜给忘掉了。

没办法，平介只好从旁边的彩色整理箱中翻出了电话

簿。电话簿被埋在了堆成山的杂志的最底层。他赶紧翻开了“KA”这一页，因为直子本来的姓是笠原（笠原在日语里读成KASAHARA——译者注）。

他终于找到了想找的号码。先是区号，最后四位数是7053。看了之后平介还是没能想起那句顺口溜。

平介再次拿起话筒，正要拨号，电视中的播音员又说话了：

“据刚刚得到的消息，之前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的一对被疑似母女的二人名字应该是杉田，这是通过女孩随身携带的手绢判断出来的，上面绣着这一名字。下面重复一次，之前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的——”

平介放下电话，坐直了身体。

女播音员再说什么，他已经完全听不见了。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响，过了良久，他才注意到那是自己喃喃自语的声音。

啊，想起来了。

7053是直子名字的谐音。

又过了两秒钟，他猛地站起身来。

2

一路开车行驶在自己不习惯的雪路上，等到了长野市内的医院时，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。到公司请假、确认医院位置等事情耽误了不少时间。

都已经3月了，停车场的边上还堆着积雪。平介停好车，车前保险杠的一部分扎进了积雪之中。

“平介！”

正当平介要走进医院大门时，有人喊他的名字。回头一看，直子的姐姐容子正向他跑过来。容子下身穿着牛仔裤，上身穿着毛衣，没有化妆。

容子找了个倒插门的丈夫，继承了家里的荞麦面馆。

“她们两个怎么样了？”顾不上打招呼，平介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离家之前平介跟容子通过电话。她先知道了这次意外事故，还给平介打过几次电话。由于平介当时还没下夜班回家，所以一直没联系上。

“医生说还没有恢复意识。现在正全力抢救呢。”

容子的脸平时总是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特别红润，可是今天却十分苍白。平介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如此眉头紧锁。

“是吗……”

在摆着长椅子的等候室里，有个人站了起来。平介认出那是自己的岳父三郎。旁边还有容子的丈夫富雄。

三郎带着几近扭曲的表情来到平介跟前，看着平介，几次低下头去。那不是在和打招呼。

“平介，对不起！真是对不起！”三郎向平介道歉，“如果不让直子来参加葬礼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责任都在我身上。”

三郎瘦小的身体看起来更小了，像是一下子老了许多。那个往日里爽快地卖着荞麦面的三郎，如今已经不见了。

“请不要这么说，是我让她们母女二人回来的，我也有责任。再说了，还没到无法救治的地步吧？”

“就是吗，爸爸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祈祷她们母女二人平安。”

容子说这话时，一个白色的身影闯入了平介的视野。一个看起来像是医生的中年男子从走廊的一端走过来。

“啊，大夫！”容子急忙向那个医生冲过去，“怎么样了，两个人的情况？”

看起来那个医生是负责救治直子的。

“这个——”医生只说到这里，便将视线转向了平介，“您是伤者的丈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平介答道。由于紧张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请到这边来一下。”医生说。

平介绷着身体跟在了医生的身后。

平介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，不是母女二人接受治疗的房间，而是一个很小的诊察室。房间里吊着几张 X 线片，一半以上都是头部的。是直子的？是藻奈美的？还是两个人的混在一起？抑或是与自己无关的他人的？平介无从知晓。

“我就和您直说吧，”医生站着开口了，语气听起来有些为难，“情况非常严重！”

“谁的情况？”平介也是站着，问，“是我妻子还是女儿？”

听了这个问题之后，医生没有马上做出回答。他将目光从平介身上转移开来，微微张了张口，像是很犹豫的样子静止在那里。

平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“您的意思是两个人都……”

医生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您妻子的外伤非常严重，很多玻璃碎片刺入了她的后背，其中的一片刺到了心脏。对她进行抢救时，她已经大量失血。以往碰到这种情况，伤者很可能早就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了。现在就看她神奇的体力能支撑到什么程度。希望她能挺过来。”

“那我女儿呢？”

“您的女儿，”说到这里，医生舔了舔嘴唇，“她基本没有受什么外伤，只是由于全身都受到挤压导致无法呼吸，所以，她的大脑……”

“大脑……”

挂在墙壁上的 X 线片映入平介眼帘。

“那，最终会怎么样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目前，靠人工呼吸机等方法，命算是保住了，但是她的意识可能无法恢复过来。”医生平静地说。

“您是说，她会变成植物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医生冷静地回答。

平介感到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倒流。他想说些什么，但脸却一下子僵住了，唯有嘴唇在微微地颤抖着，再有就是能听到牙齿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。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因为瞬间失去了浑身的力气，手脚也变得像冰一样凉。他找不出一丝能使自己重新站起来的力量。

“杉田先生……”医生将手放在了平介的肩上。

“大夫……”平介就地坐起了身子，“请您无论如何都要救救她们。只要您能救她们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花多少钱都行。只要能换回她们二人的生命，无论什么条件……求求您了！”他接着跪了下来，将额头贴在瓷砖地面上。

“杉田先生，请您快起来！”

医生话音刚落，“大夫，安斋大夫！”一个女子的呼喊声传来。平介旁边的医生向门口走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个成人女子的脉搏忽然弱了下去！”

平介抬起头来，“成人女子”是不是就是直子呢？

“知道了。我这就过去。”医生说完，回头看了看平介，“请您回到大家那里等着吧。”

“拜托您了！”面对医生走出门外的背影，平介再次低下头。

一回到等候室，容子立刻赶上前来。

“平介，医生是怎么说的……”

平介很想表现得坚强一些，但是脸部的走形却无论如何都无

法克服。

“情况，好像，不太妙……”

容子听后“啊”的一声用双手捂住了脸。坐在长椅上的三郎和富雄也垂下了头。

“杉田先生，杉田先生！”走廊里，护士跑了过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平介问。

“您的妻子在叫您。请您快点过去吧。”

“直子她？”

“请跟我来。”

护士转身往回跑。平介紧紧地跟在她身后。

护士在一个挂着“集中治疗室”字样牌子的房间前停了下来，打开了门。“她丈夫来了。”护士对里面说道。里面马上传出有些模糊的声音：“快让他进来。”

在护士的引领下，平介进了那个房间。

两张床映入眼帘。躺在正对面右侧床上的一定是藻奈美了。她那熟睡的脸和之前在家里时没什么两样。平介甚至觉得她马上就会醒过来。但安放在她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医疗器具又将平介拽回到现实中来。

躺在左边那张床上的是直子。一眼就能看出她伤势很严重，头部和上身都缠着绷带。

直子旁边站着的三个医生见平介进来，像是为他让路一般，迅速从床边走开了。

平介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病床。直子双目紧闭。出乎意料的是她脸上没有受伤。这对他来说是唯一值得欣慰的一点。

他刚要喊“直子”，却见直子的眼睛睁开了。他能感受到她动作的虚弱。

直子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没能发出声音。平介理解了妻子的意图。她是想问：“藻奈美怎么样了？”

“没事，藻奈美没什么事。”他在她耳边说。

平介看到她脸上泛起安心的神情。接下来，她的嘴唇又动了一下。他知道她是在说想见女儿。

“好，我这就让你见女儿。”

平介蹲下身来，确认床脚上有脚轮之后，解开制动器，开始移动整张床。

“杉田先生——”护士想制止他。

“让他挪吧。”一个医生止住了护士。

平介将直子的床移到了藻奈美的旁边，随后抓起直子的右手，让她握住了藻奈美的手。

“这是藻奈美的手。”他对妻子说，同时用两手包住了母女二人连在一起的手。

直子的嘴唇一下子舒缓开来。平介在她脸上看到了圣母般的微笑。

接下来的瞬间，握着女儿手的直子的手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。但这一瞬过后，那手突然间失去了力气。平介一惊，转头去看她的脸。

一滴泪，从她的眼中流出，在她的脸颊上划过。之后，像是完成了最后的工作一样，直子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啊，直子！直子……”他叫了起来。